

何琼崖著

狼烟烽火

中国香港天馬圖書公司

# 狼烟烽火

何琼崖著

中国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

**狼烟烽火** 何琼崖著

---

出版发行：中国香港天马图书公司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 15

字数：370千字 印数：2000册

版次：1997年9月第一版

书号：ISBN 962-450-545-4/D·40126

---

定价：人民币 25.00 元



世界作家、中国现当代作家、教授、中共党员何琼崖近照

何琼崖，浙江乐清芙蓉西门村人，77岁，笔名琼子等，中国现代作家，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著作六十部，内有长篇小说《擒雕》、《风月同天》、《鄞湖三女杰》等四十余部，散文一二三四集，诗歌选集《开荒》、剧本选集、论著《许杰论》、《论文学创作与欣赏》、《中国小说家与小说》、《袁枚评传》等六部，与散篇合计一千五百万字。作品大都出国交流，被文艺界、高教界称为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而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国家级辞书《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作家辞典》、《中国名人录》、《中国文艺家传略》、《新文学史》都收入辞务。中共党员，苏北农学院、扬州师院、盐城大学工学院、教授、东方文化馆研究员、新诗歌社理事。



全国教育界先烈赵敬之像

长篇小说《烽火狼烟》部份题材由赵敬之烈士女婿夏守甫记者同志提供,写成草稿,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何琼崖于盐城大学

**内容提要** 描写新四军干部大学生赵敬之，奉周恩来指派创办中学与大专学校不断给人民军队输送干部。在办学过程中，与日寇、蒋军、伪政府官僚及汉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狼烟烽火连天，培育众多革命人才，锻炼校长赵敬之自己成钢筋铁骨的英雄汉，儿子小雷献出小生命。为保护学生掩护学生，校长留下阻击敌寇而身亡，小说最后完成塑造狼烟烽火中的人物伟岸形象。

这是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教育长篇小说，人物个性突出，情节风起云涌，歌颂人民英雄与教育战线先烈的史诗。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赵敬之随军归来      | (1)   |
| 第二章  | 孔庙内外发生的风波    | (25)  |
| 第三章  | 聚会议国事        | (41)  |
| 第四章  | 弃官办学有鸿志      | (52)  |
| 第五章  | 为抗战救亡奔走      | (73)  |
| 第六章  | 从戎屡历险        | (101) |
| 第七章  | 支部会上显才能      | (126) |
| 第八章  | 巧计逐鬼办中学      | (142) |
| 第九章  | 为青年献赤胆       | (173) |
| 第十章  | 遭上毒蛇咬        | (196) |
| 第十一章 | 苦难添苦难        | (234) |
| 第十二章 | 陈静煦探狱送情报     | (263) |
| 第十三章 | 敬之泰州逢桃李      | (294) |
| 第十四章 | 赵区长擢任上岗      | (317) |
| 第十五章 | 探匪情敬之负伤      | (340) |
| 第十六章 | 敬之奉命去泰州      | (363) |
| 第十七章 | 李富恩使出伎俩      | (369) |
| 第十八章 | 战斗在狼窝里       | (383) |
| 第十九章 | 校歌的风波        | (394) |
| 第二十章 | 血战日寇         | (407) |
| 第二一章 | 撕坏领袖像的内幕     | (433) |
| 第二二章 | 小雷献出宝贵的生命    | (444) |
| 第二三章 | 汉奸校长的狼狈相     | (448) |
| 第二四章 | 烽火狼烟中的校长伟岸形象 | (458) |

# 第一章

## 赵敬之随军归来

一个年纪轻轻的传令兵，他双腿用点劲挟着坐骑，那马受挟生惊，调动四腿，飞快地往前冲，一下子飞快地越过了“原”字营队伍，猛冲到了桥头，滚马下鞍，立正向营长报告道：“报告营长，陈崇柱旅长和赵敬之秘书早过草埝口，快到上冈镇来了。沿途上，老百姓拦住两位长官不让离开，还有两老年人，分别伸手拖陈旅长、赵秘书下马，要他们过河东去，还大着吃虎的天胆，直呼旅长、秘书的名字‘崇柱’‘敬之’……”

张营长听了，皱下眉头，严峻地瞪了传令兵一眼，没有好声色地斥责道：“你……别胡说八道！”

朱国栋镇长连忙凑近，喜眉悦色地陪笑讨好地解释道：“张营长您是外乡人，有的事不甚了解，我猜想，陈崇柱旅长、赵敬之秘书两位长官的老家都在我们这一带，那两个老人拦路拉人下马，很可能是两个人的上辈人，年老人思子心切啊！”

张营子诘问道：“陈旅长、赵秘书就这么回家去啦？”

传令兵随口回答道：“没有。我好不容易把那些人打发走了，才来向营长报告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指着桥北说道，“您看，那不是来啦？”

围观的人们立即翘足昂首朝桥北的方向望去。这时，果然有两人骑着高头大马正飞驰近桥巅。

骑马在前的那一位，他身体魁梧，方脸阔眉高鼻梁，身着一套上校军服；骑马随后的一位，中等身材，圆壮结实，单皮大眼细眼梢，方圆脸盘，乌黑双眉，身穿中校军服，肩背斜皮带，眉

字间正显出刚强坚毅的神采。

他们两人威风凛凛地驻骑于桥巅，左右俯视骑下这条阔别多年的串场啊。

串场河里的清清的明洁的流水，刚刚打了个急转弯，带着大大小小一个个涟漪向东直泻而下，南来北往的船只穿梭般来往穿过。

在这时节，骑在马背上的陈崇柱旅长与赵敬之秘书两个同乡同学见此熟悉又亲切的景物，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桥，家乡的人，家乡的事，不禁心里都各自泛起了往年播下友谊的种子与情意的涟漪，那是又变幻多样又连连不断的，比河面的涟漪又美丽又动人，又欢悦又悲凉……

十八年前。

赵敬之与陈崇柱两人在草埝初级小学毕业，同窗四年，成了情谊深厚的同学。两人一个心思，同去投考上岗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录取第一名、第三名。

赵敬之心里着实高兴不迭，家里的父母与亲戚朋友也都为他能考上县立高等小学而感到异常的兴奋，笑不离嘴角眉尖，忙着备办行李准备让他去镇上学。

陈崇柱却遭逢了迥然不同的灾殃：他的父猝然去世，孤儿寡母生活贫困，母亲要他学着父亲开荒种田的法子，继续开荒种田糊口。现在听儿子说考上镇里高等小学，单单学费要交几块大洋，另外还要出钱去镇上租赁宿舍、交膳食费。这怎么读得起呀！这跟割她身上一块肉一样心疼，她手一劈，狠心说：“念什么短命的书！在家开荒种田还吃不饱哩，不念！”陈崇柱只好含着满眶酸泪，将念书的念头压下去了。

赵敬之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为这个姑表哥的失学大感难受，就找他父亲说：“爸爸，崇柱表哥在初级小学成绩不错，考

高等小学又是考了个第三名。他家现在没有钱，姑母不许他读上岗高等小学，太可惜了！爸爸，你就给他跟姑母讲讲去，你给他出学费吧！”

父亲见儿子年龄虽小，学业成绩优异，说话颇有见识，也就采纳了儿子的建议，去与亲戚商量，力主让陈崇柱继续上学。经过这一场风波与煞费苦心，陈崇柱才重新获得上高等小学的权利，与表弟赵敬之一同挑着行李到上岗小学读高等小学去了。

在上岗小学，赵敬之与陈崇柱同桌子吃饭，同床铺睡觉，同钱包用钱，同面盆洗脸，与人辩论说话也是同声同调，情逾手足，亲如一人一般，在同学中是特别要好的一对。

赵敬之与陈崇柱两个姑表兄弟，感情是水乳般的交融难分彼此，然而两人的性格却又迥然不同：

赵敬之性情温和，处事待人谦虚谨慎，常喜缄默好思，不出风头逞能，同学们逗他，他未启齿先就红了脸蛋脖子，大家戏称他为“大姑娘”。

教师发现他平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加倍注意他，还称赞他道：“赵敬之聪颖过人，一旦得志，就会做出惊人成就！”

遇到与别的人争论或辩说时，陈崇柱注意一下赵敬之的意见，就以代表身份站出来直率地代言。赵敬之也都以友爱维系感情，从来不与崇柱为难。

陈崇柱性子豪爽粗鲁，敢想敢说敢干，生死不怕，开口就不管什么谦让文气。

两人在一起倒也奇怪，没什么针尖对麦芒，争吵叫嚷弄得面红耳赤，倒常在学习时间之外，约伴同往北大桥去看热闹，有时你弹琴，我就唱歌，十分协调。日子一长，常纵情谈古论今，发表宏见。正确与否，彼此不太看重，只是想到，反正真理在我，我怎样想就怎样说便怎样去做，也没谁个加以阻遏，倒是相处十分

和睦又痛快。有时，两人饭后散步，也常到北大桥来赏赏景物，消遣消遣。

上岗小学日日夜夜，赵敬之的身子也长高了，与陈崇柱的感情也更深厚了，学业成绩也更佳了。

毕业了，赵敬之与陈崇柱又以优异的成绩一同考进了驰名国内的省立扬州中学，两人同窗数年，相亲相助不分彼此，感情更融洽了。

中华大地上，军阀们穷凶极恶，争夺地盘，混战不已，置人民百姓于水火，屠杀、抢劫、奸淫、关人捕人无所不为。

见此局面，两个中学生对军阀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恨不得立时三刻就去谋刺他们，为人民除害。两个人志同道合，就在初级中学毕业的时候，赵敬之便在此时与陈崇柱结拜为金兰手足，歃血为盟起誓：“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马同骑，有官同做。”陈崇柱还说：“我二叔家二姑娘陈煦号静煦，一向倾慕你的为人与学问，她芳心里有了你，你如看合适，就与我二堂妹结成亲吧！”提起陈二妹，赵敬之双颊飞红，他平日早欢喜上陈二妹，只是不敢出口，现见陈崇柱主动提出此事，看来这陈静煦也是个能干的人才，红着脸不好意思吱声。陈崇柱心想婚姻是大事，况且介绍的对象是自己堂妹妹，如若她本人有半点儿不乐意，也勉强她不得，赵敬之虽品德言行相貌才赋气魄样样来得，是自己的知己，但自己满意，信得过，婚娶是妹妹终身幸福所系，轻率不得。这么一琢磨，便谨慎又恳切地征询二妹道：“二妹，你晓得哥哥与敬之情逾手足，敬之在哥哥眼中，是要多好就有多好的青年佼佼者，谁个女子能择他为婿，是修来的宏福。然择偶而嫁，乃女子一生祸福所系，哥哥别的事敢为妹妹作主，此事却要妹妹自己抉择，日后方无反悔。就请你开句口，允与不允，妹自可大方言说。”

她朝崇柱凝注一眼，突然嫣然一笑：“你平日自鸣为聪明种子，

这事，你就不能猜上一猜吗？嘻嘻。”

“这事，不是儿戏，怎么可以用猜度来决定呢？不能，不能，还是妹妹开金口吧！我们都是新青年，还怕难为情不成？”陈崇柱还是慎重其事地说。

她双颊飞红，脸蛋儿一扭，羞赧地说：“哥，你好招人厌呀！……”

陈崇柱双眼一突，猛然说：“你压根儿对敬之没有一点好感，哥为他向你提婚事，你竟这样厌恶他？你这丫头，真是眼睛长在额顶上，你要选王孙公子为婿？可惜现在是民国，王孙公子没有；就是前清大明，王孙公子中有几人是佳种？……”

妹妹见哥哥越说越不象话，可真的生嗔作气，骂他：“哥，你是天下大笨蛋！”话音未落，人就撒腿提脚溜了。

只丢下陈崇柱一个人在那里发呆。半晌，他还猜不透，只好去找赵敬之商量。见到了赵敬之，他本想转弯抹角试探敬之，一开口，直喉咙直肚肠，把与二妹交谈的经过全盘托出，还在眉宇间流露出歉意。

赵敬之听了这位老友的话说，看到结拜兄弟的表情，想起与他二妹几次的晤面与交谈，真个是话也投机、情也相通、志也相似，心有灵犀一点通，早存有卿卿我我相知倾慕之情愫，莽撞哥哥哪知妹妹一寸心！

敬之不会弄虚作假，他坦诚相告：“你二妹是聪颖又和气的一个人，她与我已有相识，不会如此讨厌我，恐怕是你话语逼紧了她，叫她一时不好回话，人家可是闺中少女啊！”

崇柱举手拍打脑袋瓜，说：“原来你们早已互通款曲，丫头后花园私订终身，却来作耍哥哥，看我不敲打她才怪！”两个朋友彼此笑闹了一场，这门亲事也就这样定了。这样，赵、陈两人亲上加亲，更加关系亲密了。

后陈崇柱入伍了，不多久，就在南京保卫战的龙潭战役中指挥作战，表现得智勇双全，才华出众，便很快擢升为少校军官，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转战南北各地，屡建功勋，又提拔为上校旅长，并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CC系）的工作。

赵敬之在陈崇柱参军的第二年秋天毕业于省立南通中学，接着投考进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国立劳动大前身为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一所进步的大学。她是全国唯一的免费大学，考生甚多，录取名额竟只占考生百分之一。这种劳动大学，全世界仅有三所，中国上海劳动大学，法国劳动大学，苏联劳动大学。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到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与开展其他活动，党的其他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担任系主任并亲自授课。党的影响在劳动大学很大，学生教师中共产党员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都很多，思想与行动都进步。他们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已较有认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每次上海爆发政治运动，劳大学生总身带铁棒匕首，冲锋在前，争相前仆后继。

赵敬之原先思想进步，爱读马列著作，对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有了认识，在劳动大学一年，受进步书籍与大学进步师生思想的熏陶，启发，对革命认识更进一步，便在1929年申请加入了共青团，次年又秘密转为共产党员。

入党后一年的那年冬天，他和劳动大学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带领了几千大学生入南京去请愿。

冒着寒凛的北风、鹅毛的雪片，挺站在国民党政府的宽敞的大院内，揪住了考试院院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不放，要蒋介石当面答应他们抗日的主张与政策。于右任挡不住，只好去请蒋介石从后门进来商量，蒋介石迫于群怒难犯，只好接见代表，当面口头答允抗日。

事过之后，蒋介石这老奸巨猾的家伙越想越感恼火，自己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恼羞成怒，便在不久下密令封闭劳动大学。国民党政府起先还有忌惮，但终于在1932年的夏天，动用大量军事卡车，闯进劳动大学校内，强迫驱赶与押送大学生回籍。

赵敬之心里火烧火燎，他多么希望与学友们拿起短枪与这新军阀拼个你死我活，但党的上级领导同志与同志们都劝他暂时把这笔帐放在心里，总有一天，与蒋介石算的。他无奈，只得带了些进步书刊，回到了家乡。

赵敬之回家后，将自己关在家里读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并想发展成员，但这工作开始十分艰难，连父母也只知道封建礼教，真是苦恼非凡。

这时，他已与陈崇柱堂妹陈煦结了婚，两人感情很好，并添了一个婴儿。妻待他好、敬重他，他实在舍不得离开爱妻嫩子，但党的事业等待他去做。

他毅然决然与爱妻诀别，爱妻既驯顺如绵羊，又明智地如老成人，将恩爱埋在心底，大大方方喜喜乐乐为丈夫准备行装，又细心为他筹措盘钱，笑盈盈地站在门外相送。待丈夫真地走了，她跑回房，搂着婴儿，失声痛哭起来，丈夫不仅出远门，还要去闯荡危路险关。

赵敬之依依不舍地丢下爱妻娇儿上路，远赴武汉去做地下工作去了。

董必武是赵敬之的入党介绍人，他传函给赵敬之，叫赵敬之赶紧去武汉，好跟他一起上井冈山。

赵敬之的乡亲，听说这个消息，就一直以为赵敬之到了武汉后跟董必武上井冈山去了，三年多接不到赵敬之的家书，似乎更证实他已到井冈山去了。

赵敬之离开盐城上岗乡间的家去武汉，正是阳春三月的时节，



沿途半个多月，一天天看到的是一派好风光：莺转草长，归燕呢喃，桃红李白，柳绿菜黄，看了令人赏心悦目，加之是心怀壮志，远道奔赴革命根据地——井岗山更觉精神振奋，热情如春潮滚滚。

船行长江，遥望天水一色，夜幕降临，江水轻歌，春风送馥，便有那“春江花月夜”的遐思美感。

平素也善文墨的文人赵敬之，此时此地此景中，倒无动于衷，他的一颗心早已飞向多年憧憬中的井岗山，合眼假寐，仿佛身心已萦绕着毛泽东和朱德……

一到武汉，赵敬之心急如火，便一住下就赶到接头地点的人家家里。

真巧，这人家的主人原来是跟他在劳动大学编报纸的战友周立波的好友陈铁瑛。

陈铁瑛欣喜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董必武同志因这里近日搜捕很紧，他只好提前离武汉了，已有一个星期了。他要你到后立即去武汉北的麻城去找组织。你去……”

当天，赵敬之便北上去麻城，在麻城当土木工程师半年。一次，开河测标路线，正逢一地主庄园。庄园主当夜差遣人送重金贿赂赵敬之，赵敬之气极，大声呵斥，将那人逐出门外。庄园主衔恨在心，就生计密告赵敬之是共党派来的人，赵敬之蹲不下去了。组织遂暗暗叫他离开麻城，派他去孝感县当教师，化名赵子中，代任地下县委书记。

数月后，党组织命令他利用他义兄陈崇柱（当时在中央大学任军事教官）关系，打入中央军校军官政治训练班第十四期（毕业隶属黄埔八期）学习。

久别重逢的这对义兄弟、好友、至亲，分外亲热，他俩明来暗往，常常关起门来，发挥己见，共商国事。

赵敬之在毕业前夕，恰逢华北危急：日寇陈兵长城脚下，要